

翻译研究, 辩证思维, 辩证法

## 翻译研究中的辩证思维

——评孙致礼新作《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

刘晓丽 温惠娟

H059-05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河南 洛阳 471003)

**摘 要:** 翻译是一项在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寻求平衡的活动。从源语到目的语的转换过程涉及了种种矛盾。关于翻译的性质、原则和方法等问题, 历史上有过激烈的争论。但争辩双方往往重此轻彼, 失于偏颇。辩证思维从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出发, 兼顾矛盾的对立双方, 又有主次之分。把辩证法引入翻译领域, 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翻译活动中的种种矛盾。

**关键词:** 翻译研究; 辩证思维; 辩证法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722X (2000) 01-0071-03

## Dialectical Thinking in Translation Studies

LIU Xiao-li WEN Hui-juan

(PLA Foreign Languages University, Luoyang, Henan Prov., 471003, China)

**Abstract:** The activity of translation is to seek balance between the source language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The conversion from the source language to the target language involves various contradictions. There have been heated disputes over the nature, principle and methodology of translation, but these views tend to overemphasize one side of the contradiction and overlook the other. Dialectical thinking is based on the law of unity of opposites, taking consideration of the two sides, giving priority to the principal side. The introduction of dialectics into translation studies offers an effective solution to those contradictions from a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

**Key words:** translation studies; dialectical thinking; dialectics

辩证法是人类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辩证法, 尤其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唯物辩证法, 是能够指导实践的科学工作方法。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 在一切生产和科研活动中, 只有坚持这一科学的指导思想, 运用这一科学的工作方法, 才能有所突破。在翻译这一领域里也不例外。

翻译是一项复杂的活动, 是由译者在两极(源语和目的语)之间寻求平衡的活动, 其中充满了种种矛盾: 想忠实于原文, 又恐译文不顺; 注重译笔流畅, 又怕对原文不忠; 想保留异国情调, 字里行间却难免流露出翻译腔; 若一味照顾译语读者, 过分归化, 则易丧失洋味, 造成文化误导。长期以来, 中国翻译界存在着“艺术派”与“科学派”之争, 而西方翻译界则有“语言学派”和

“文艺学派”的分野, 双方就这一系列矛盾, 展开了激烈的辩论。虽然在论战中确实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 推动了翻译理论建设的步伐, 但最终似乎谁也说服不了谁, 你来我往地打了两千多年的笔墨官司。通过对两派典型译作的分析评论, 目前中国翻译界对艺术派和科学派的译作已基本达成共识: 艺术派的译文明白晓畅, 但难免有失严谨; 科学派的译文忠实严谨, 却存在生硬拗口的弊病。也就是说, 艺术派与科学派过分地追求或强调了矛盾的一方面, 而忽视了另一方面的合理性, 因此读他们的译作总有美中不足的遗憾之感。那么, 在这纷繁复杂的矛盾丛中, 如何才能摆脱困扰, 做到顾此不失彼, 最大限度地令人满意呢? 能否把两大对立派别的观点融合起来, 取双方之长, 形成一个比较全面的理论呢? 在这方

收稿日期: 1999-10-08

**作者简介:** 刘晓丽(1975~), 女, 河南洛阳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二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温惠娟(1975~), 女, 河南洛阳人,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二系在读硕士研究生, 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面,我国知名的英美文学翻译家孙致礼先生做了富有见地的探索,他运用辩证法的矛盾统一规律,即矛盾双方不仅是对立的,而且也应该是统一的,主张在处理具体事物的具体矛盾中,要切忌“一点论”,切忌“一边倒”,而要抓住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兼顾次要矛盾及矛盾的次要方面。孙先生采取扬弃与兼容并包的方针,一分为二地看待文学翻译中的种种矛盾,提出了文学翻译的辩证论。1996年他出版了专著《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在其前言中论述了文学翻译中的十大辩证关系。时隔3年,他又推出了新作《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较为系统地整理了自己在20年英美文学翻译实践中的理论发展轨迹。笔者拜读孙先生的这部新作时,不时赞叹其精辟中肯的见解。击节之余,想简单谈一谈学习体会,并向翻译爱好者推荐这本值得一读的好书。

该书分上下篇,上篇为“理论探索”,收集了作者从事译事活动后发表的14篇翻译论文;下篇为“实践探索”,选编了作者近年来为《中国翻译》“自学之友”专栏所做的12篇英译汉练习,可谓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理论探索部分,有亲身的译事体会,如《我译〈傲慢与偏见〉》;有翻译评论文章,如《亦步亦趋,刻意求似》、《重在传神,贵在入化》、《评〈名利场〉中译本的语言特色》;有从不同层面对翻译活动中对立关系的思考,如《洋味与洋腔》、《也谈神似与形似》、《英语概念抽象词语的翻译》、《文化与翻译》。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对翻译理论从宏观角度所作的探索,如《翻译的辩证论》、《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引导学生树立辩证的翻译观》、《翻译的异化与归化》。这些论文见解独到,语言通俗易懂,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书中不少例证取自作者本人的翻译实践,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下面笔者就谈一谈阅读后的感觉及本书的主要特色。

第一,本书的重点在于对翻译辩证论的详细阐释。翻译辩证论可谓是孙先生自成特色的理论体系。当然,运用辩证法来研究翻译理论并非他的首创。中西方的一些译论中早有辩证思想的端倪。美国翻译理论家苏珊·巴斯内特·麦圭尔(Susan Bassnett-McGuire)在《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曾指出:“一个文学文本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同外界的其他系统存在着辩证关系。”(77-78)她并进而指出:一些译作之所以失败,是因为译者仅仅注意其中的某些关系,而忽视了其它关系。五六十年代以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曾用对立统一规律对翻译原理进行探讨。张今在《文学翻译原理》(1987)中就曾提出:“我们的翻译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是唯物辩证法。”不过,他们的论述大多是些只言片语,一笔带过,而孙先生则是系统地吧辩证法纳入翻译理论体系,进行了自成一体的全面阐述。

孙先生从事英美文学翻译20载,硕果累累,发表了

一批质量上乘,颇受译界和广大读者喜爱的译作。丰富的译事经验为他探索自己独具特色的辩证翻译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本书选编的他80年代写就的几篇译事漫谈和作品评介中,我们可以感觉到那时的他在翻译实践中已贯彻了辩证法。后来随着译事经验的进一步丰富和理论修养的进一步成熟,从90年代初,他便陆续撰文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辩证观。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他将文学翻译中的各种矛盾归结为“十大关系”,即:

- 一、科学性与艺术性的辩证统一;
- 二、保存“洋味”与避免“洋腔”的辩证统一;
- 三、神似与形似的辩证统一;
- 四、直译与意译的辩证统一;
- 五、“克己”意识与“创造”意识的辩证统一;
- 六、译者风格与作者风格的辩证统一;
- 七、忠于作者与忠于读者的辩证统一;
- 八、整体与细节的辩证统一;
- 九、归化与异化的辩证统一;
- 十、得与失的辩证统一。

孙先生对这十种关系的论述可大致总结如下:首先,他从总体上对翻译的性质进行了界定,使译者对翻译活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致于迷失方向。他针对目前中外译坛上关于“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一分为二地分析了文学翻译的性质,指出文学翻译既是艺术(原文既是一件艺术品,译文也同样应该是艺术品),又是科学(文学翻译的宗旨是忠实地再现原作的艺术魅力),这“再现”的过程就含有很强的科学性;提出“只有将艺术和科学熔为一炉,才算得上合格的翻译”;评判一部译作的好坏,应该从两个方面去衡量:一是它的“学术水平”,二是它的“艺术水平”,只有两者兼优者,才称得上上乘的译作。因而,译者既不应该做单一的“科学派”,也不宜做单一的“艺术派”,而应做一个“科学和艺术派”;在具体实践中,既不能只求“艺术性”,而不顾“科学性”,也不能只求“科学性”,而不顾“艺术性”,一定要“统筹兼顾”。

第二,对翻译的操作过程,做了一分为二的描述和分析:译者进行翻译的指导思想应该是“既忠于作者,又忠于读者”。“可能时尽量异化,必要时尽管归化”,以达到一方面竭力保存“洋味”,一方面又尽量避免“洋腔”的总体要求;在具体操作时,要直译和意译各取所长,并用不悖,甚至交错使用,并要注意整体与细节的统一。在这个过程中,还要注意兼顾神似和形似,只有在神形不可兼得的情况下,才讲“重神似”,以避免逐字译与自由译的极端化倾向。同时,还要做到通过发挥自己风格特长来充分传达原作风格。这就需要译者在面对两种文化、两种语言间的种种“天然限制”时,既要有足够的“克己功夫”,又要在语言运用上充分发挥创造

性,把地地道道的原文换成精确、精到、精彩的译文。

第三,从“得与失”的角度,对“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作了辩证的分析。孙先生认为,翻译难以做到“一丝不走”,或“一点不失”,但可以求“惟妙惟肖”。高明的译者总是善于领会作者的用心,在“信、达、雅”统筹兼顾的基础上,找到一个最佳的“融汇点”,从而充分传达原作的妙处,把“得”提高到最大限度,把“失”减少到最低限度,至少使“得”大于“失”。这些分析使译者从整体上对翻译活动的效果有一个预见性的认识,从而可以胆大心细地放手去译,另外还可供评论家或译者自己对翻译的成果进行评定。

孙先生的翻译辩证论吸收了当代中西方译论的思想,因而可以说把自先秦时代的“文质”之争,玄奘的“既须喻俗,又须求真”,到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神似”,钱钟书的“化境”等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译论阐发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以往的言论相比,它不仅只限于对译作评定标准的规定,而且还对翻译的性质和翻译的过程做了高度的概括和精辟的总结,是对整个翻译活动过程(尤其是包括翻译操作过程)中所应遵循原则的一个系统描述,具有其它原则所缺乏的系统性,因而更为全面,更为详尽。另外,他的这些论述,是从译者进行翻译活动这个角度展开的,其表述直接把译者置于主体地位,与翻译活动的实际面貌相吻合,在我国翻译理论发展道路上迈出了可喜的探索性的一步,为我国的翻译研究开启了一个新思路。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仅仅几篇论文是无法支撑起一个理论体系的,翻译辩证论要想发展成为一个系统而完整的理论,还需要与现代语言学、符号学等学科结合起来,从各个层面、各个角度进行深入的论证。因此,正如作者本人在《坚持辩证法,树立正确的翻译观》一文中提出的,“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对翻译辩证论作出全面而详尽的阐述”是十分必要的,需要我们广大的翻译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艰苦探索。但愿孙先生为我们开启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来指导翻译活动的思路能够指引我们在翻译领域里打开一片新天地。

孙先生做翻译研究,还有两个显著的特点。首先,他主张做理论研究一定要研究翻译史,而且中外的翻译史都要研究。他本人曾撰写了《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这本断代翻译史。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使他在阐述问题时能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在《关于我国翻译理论建设的几点思考》中,他明确提出要研究中、外翻译理论史,以“东西各国的翻译理论为借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在《翻译的异化与归化》一文中,他由分析历史上归化与异化的地位入手,结合翻译的基本任务和要求,提出适应我国当前社会形势的原则:“归化主要表现在‘纯语言层面’上,在‘文化层

面’上则应力求最大限度的异化。”并断言说:“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归化翻译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到了21世纪,局面将会有所改变,随着国际间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随着各国人民间的不断沟通,向作者接近的异化译法将越来越广泛地被采用,与归化译法取得平衡,甚至可能占据上风。”在《文化与翻译》一文中,他引用了历史上翻译对我国文化发展起巨大推动作用的史实,论证了“进行文化交流是翻译的根本任务”,因而“‘文化传真’是翻译的基本原则”,“译者应作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人”,把“引介异域先进文化,促进中华文化再现辉煌,视为自己的根本任务和神圣职责”;在具体操作中不可光顾做文字文章,一味追求文字的“归化”,而忽视了文字中蕴含的异国情调所承载的异域文化。总之,以史为鉴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主要趋势,提高对未来的预见性。

其次,孙先生主张翻译理论研究应密切联系翻译实践。孙先生不仅在理论上提出翻译辩证论,在实践中更是自觉地贯彻辩证原则。他坚信:“理论离不开实践,必须以实践为基础,但实践又必须有理论作指导。”由于他的理论直接来源于自觉从事的大量实践,所以他的论述不罗列术语,而是用朴素的语言和充足的例证来剖析说理,因此观点稳健,更具说服力。同时,他的实践是理论指导下的实践,因而更为理智、更加游刃有余。将他的译文与原作对照,我们发现他的译作不仅在内容和形式上忠实于原作,而且行文流畅、常有创造性的艺术再现,使读者较为真切地感受到原作的艺术魅力。他那独具特色的译笔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辩证的翻译观。

总而言之,《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一书既突出了理论重点,又有一定的广度。孙先生的观点不以奇险制胜,他从自己的实践中选择典型的译例,论述稳健平和又有说服力,读后使人感觉受益匪浅。当然,书中也有一些美中不足之处,如某些篇章所举译例有部分重复但瑕不掩瑜,这本书是孙致礼先生十几年来潜心翻译研究的理论精华,相信它会将中国翻译理论建设注入新的思维方式,给广大翻译爱好者以有益的启发和思索。

#### 参考文献

- [1] 孙致礼. 翻译:理论与实践探索[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 [2] 张今. 文学翻译原理[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
- [3] 孙致礼. 1949—1966:我国英美文学翻译概论[M]. 南京:译林出版社,1996.
- [4] Bassnett-McGuire Susan. Translation Studies [M]. London: Methuen & Co Ltd, 1980.

(责任编辑 马为民)